

巴巴耶夫斯基著

金星英雄

第二部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金星英雄

第二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金星英雄

第二部

巴巴耶夫斯基著

姚艮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七月

書號 200

字數 588000

金 星 英 雄

著 者 巴 巴 耶 夫 斯 基

譯 者 姚 良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 1-50000
定價 27.500 元

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第一章

古班河上游的秋天是美好的。天氣總是保持着溫暖平靜，既沒有霍雨，也沒有帶着秋霜的東風。太陽微弱地照着，大地也不蒸發了，只有在早晨它才籠罩在一層灰藍色的霧裏。綠油油的冬麥，透過晨霧就像透過毛玻璃一樣顯現了出來，草場上的草又長得那樣茁壯，真是到了該第二次派出割草機的時候了！

太陽出來以後，晨霧就壓向大地，逐漸消逝了，只是在青草上留下豌豆大的晶瑩露珠。彩虹般的陽光裏，有蛛絲飄浮着，輕緩地飄浮着，忽起忽落。天空是奇異地清明和低矮，透明的碧空，就像春天的時候一樣，看來令人非常愉快，使你願意像童年時候一樣，仰着臉，躺在草地上，就這樣躺上一兩個鐘頭……高加索山嶺在光亮的地平線上出現了，它似乎就躺在近處，一眼望去，就可以看到那馬鞍似的山隘，那尖尖的峭壁的鋸齒，那在積雪上有着暗影的懸崖，以至那像畫在淡青紙上的細線般的裂痕。

由村莊到草原，都是乾燥的、寬敞的、被馬蹄和車輪軋得非常堅硬的、印着膠輪痕跡的道路。白嘴鴉在草原上空成羣地喧囂地飛着；牠們飛得低極了，有的翅膀劃着了耕地，有的從一個土塊向另一個土塊跳躍着。山崗上有的地方，牧人黑色的皮帽子在隱現着；窪地裏有的地方出現了獵人，腰間掛着鸚鵡，就像陸戰隊員掛着手榴彈一樣。野兔已經感覺到冬季的來臨，在這晚秋的好天氣裏變

得那樣懶惰；牠們都已經穿上了溫暖的皮衣，總是成羣地跑着，在乾草垛邊舉行着快樂的野兔舞蹈；有的跳躍着，奔跑着，有的像哨兵似的站着崗，用前爪撫摸着三瓣嘴上那堅硬的鬍鬚，機警地監視着遠方，看是不是有獵人來了。

烏斯齊——涅文斯卡亞躺在黃金般的秋色裏，比夏天更加美麗了。街道顯得更寬敞了；在街道和黃色絨毯般的果園上空，浮蕩着鋸木機的響亮聲音。這聲音是從村外的鋸木場發出來的，那裏摩托在振動着，鋸條在吼叫着，就像它在用力鋸着那溫暖而顯得沉重的空氣似的。它的聲音忽而減弱了，消逝了，忽而又發出尖銳的噓聲。

『奇蹟！』薩瓦走出來，站在村蘇維埃的台階上說。『烏斯齊——涅文斯卡亞的情形現在是什麼樣子了啊！什麼樣的聲調，什麼樣的歌曲啊！』

秋天似乎像往常一樣，有着充足的陽光，那粘性的蛛網也像往常一樣裝飾着長空，但是你只要仔細一看，就會說不是，不是那樣的秋天。就是村莊也和從前不同了。

從鋸木場裏趕來了些車子。每輛車子有兩對車輪，前後分開可以放下一根很長的木頭，這些車子把白帶子似的新鋸出來的木板，川流不息地經過廣場，往村外頭運。那裏，在高峻的河岸上，人們像築燕巢一樣用運來的木材堆砌着水電站那座美麗的建築物。運輸隊也拉着洋灰通過廣場運到那裏去。盛洋灰的木桶一隻隻豎立在車上，——它們跳動着，噴出淡藍色的灰塵。趕車人的身上、車輪的幅木、老牛的脊背都變白了，就像掛了層霜似的。

最前頭的一輛車是尼基達趕的，他是運輸隊長。他用不緊不慢的堅定的脚步走着。拉車的牛弓着背，沉重地走着。車輪隆隆響着，車震動着，木桶上面散發着灰藍色的烟。跟在尼基達後面的是

伊林娜，趕着她那對漂亮的公牛。她靈活地站在木桶上，她的眼眉、鼻子、以及披在肩上的辮髮，全都撲上了一層洋灰的粉末。伊林娜搖動着鞭子，若有所思地看着薩瓦。

『尼基達！』薩瓦喊着。『全拉上了嗎？』

『裝得重了點，可是都拉上了，』尼基達鄭重地回答。

薩瓦走到尼基達跟前。

『那麼，什麼時候去拉磚呢？』

『我想，應當叫牛歇一歇，』尼基達依然那麼鄭重而審慎地回答着。『還有，青年團會議也該開啦。已經一個月沒開會了。』

『唉呀，尼基達，尼基達，』薩瓦說。『你有什麼可愁呢？為什麼要開會呢？所有你的青年團員和你自己都在運輸隊裏。現在你每天甚至在路上都可以開會呀。牛走的慢，主席團可以坐在頭一輛車上……』

『這種辦法不行，』尼基達說。『這會我們得在俱樂部開。』

『那麼你在會議上一定要討論這個問題，』薩瓦說，『一定要選出五個青年團員到電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去。謝爾格依今天還打電話來了呢，他說：應當在星期一就把這些學員送去。』

『我們一定這樣做，』尼基達說，用鞭子抽了下拉套的公牛。

薩瓦停了一下，和伊林娜並齊了。

『哎，黑眼睛的姑娘，你白了！』薩瓦高興地說。『我看這裏的粉是可以隨意使用的。送牛奶的活兒大概比這輕些吧？』

『對我什麼都一樣。跟運輸隊在一起，還更快樂些呢。』
薩瓦靠近伊林娜。

『明天晚上到我們那裏去吧，』他低聲說。『安妞達請你去，我也請你去。』
『你們那裏有什麼事？』

『我們生了孩子，舉行命名禮。』

『啊，啊，……你們新添的是個小姑娘嗎？起了個什麼名字？』

『叫伊林娜，』薩瓦驕傲地回答說。

『是誰喜歡我的名字？』

『我也喜歡，安妞達也喜歡，謝爾格依更喜歡——他是教父呢。』

伊林娜的臉紅了，惶惑地咬了下嘴唇。

『伊林娜，一定來啊。』

『那麼誰把我送回養雞場呢？』伊林娜笑着問。

『沒關係！只要你來，送你的人是找得到的。』

街上，迎着拉洋灰的牛車走來一對長着大角、又肥又壯的犍牛。牠們拉着滿滿一車乾草——不是一車，簡直是一垛，——那些野草和乾了的花朵所發出的芳香，許久地留在村舍的上空。伊林娜呼吸着馨香的乾草味，想着薩瓦的邀請。她明白薩瓦邀她一定是由於謝爾格依的請求，她也知道送她回去的一定會是謝爾格依。她盼望黑夜早早降臨。她心裏一會兒到了薩瓦的家裏，一會兒又在試着謝爾格依還沒有見過的一件新衣。她沉思着，漫無目的地望着陽光照耀着的那一邊街道。那兒，

籬笆下面，有些像吐綫雞那樣大的母雞在晒太阳，——有的搔着羽毛，用翅膀敲打着大腿，有的在甜蜜地打着盹，眼睛上覆着一層白內障似的薄膜。

運輸隊出了村子。和木材垛並列的是一座像帳幕般的鋸木場的矮房，現在鋸條的歌曲正用一種非常大的力量唱着。古班河不再喧囂，不再衝擊石頭河岸了。它早已淺了，寂靜下來了——它也在傾聽着鋸木機那高亢的音調。沿着河邊，像回聲一樣，一會兒傳送着木匠的斧子聲，一會兒是木板的墜落聲，一會兒是木杵輕輕敲打着濕了的襯衣聲，一會兒是雁羣的咯咯聲，一會兒是孩子的嘶喊聲。雁羣在作着最後幾天的游泳，因此才有力地響亮地叫喚着。快樂的雁羣像鼓掌一樣用翅膀敲打着水波，把絨毛丟在河水上，然後低低地飛在運輸隊的上空，伊林娜甚至可以看見那貼近尾巴的、紅色的、還潮濕的雁爪……天氣是艷麗的、爽朗的，空氣是靜寂、炎熱的，熟透了的甜瓜、冬季保存的蘋果和松樹的木屑散發着濃郁的氣息。

第二章

就在這樣晴朗的日子裏，有一天謝爾格依沒到本區的各地方去，從早晨就開始接見來拜訪的人。他打開了朝南臨着古班河的窗戶，剛剛在桌旁坐下，忽然，已經換上了秋裝的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不是走進而是闖進辦公室來。他穿着一雙新靴，也是寬頭的，不過他夏季穿的那雙是帆布的，而這一雙是軟皮的，他穿着一件新襯衫，但不是那有烏克蘭繡花前襟的斜領襯衫，而是立領的呢襯衫，胸前縫着個像口袋似的兜兒，還穿了一件帶風帽和暗兜的新外衣，但已經不是像蒿草般的灰色，而是像枯乾了的栗樹葉子般的淡褐色……

興高采烈的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先用親切的微笑，接着用緊緊的握手向謝爾格依致敬。這時他隔窗看了看太陽下發亮的鋅鐵片的屋頂，看了看掛在烟囱上的蛛絲。

『啊呀，天氣真是好極啦！』他嚷着。『真是個又偉大又美麗的秋天！謝爾格依，請您看，到處都是五光十色啊！看這無邊無際飛舞的遊絲！不，這樣的天氣簡直使合作社工作者振奮！』
『爲什麼它僅僅使合作社工作者振奮呢？』謝爾格依問。『我認爲這樣溫暖的秋天對所有的人都是愉快的。』

『所有的人——這是對的！乾脆說吧，對於我們這些作買賣的人，這簡直是值得感謝的！莫斯科下着雪，颳着風，而我們這裏却是這麼美好的天氣。』

『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同志！』謝爾格依打斷他的話頭。『關於天氣，我們回頭再說吧。你早就回來了嗎？』

『剛下火車。』

『好吧，談一談，你在莫斯科那裏辦得怎麼樣？都買到了嗎？』

『買到了？』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笑着說。『這樣的話是不恰當的。』他脫了外衣，靠近謝爾格依坐下，沉重地嘆了口氣。『謝爾格依，不是買到的，而是搞到的，弄到的，逗到手的，乾脆說吧，是由牙縫兒裏硬搶出來的，就這樣，還不是全部訂貨都弄到了呢。』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開始翻着手提包。『但總結起來說吧，還不算壞，渦輪機和發電機已經在向烏斯齊——涅文斯卡亞運，是我親自到烏拉爾去的，在那裏裝的車……可是你知道我怎麼在烏拉爾弄到貨車皮的嗎？但是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還是把車皮搞到手了。我在那裏交了些朋友……』

『你到處都在交朋友嗎？』謝爾格依笑着問。『其餘的訂貨怎麼樣了呢？』

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由手提包裏掏出文件來。

『你瞧，這不是，都已經批了……電氣工業部長那樣精明，簡直是個少有的和顏悅色的人物。現在部裏每一個女祕書都認識我了。她們也是些很和顏悅色的婦女。我們可以說是在事業的基礎上相識的……甚至交了一個好朋友——性格十分可愛。』

『又是朋友？』

『在我們的事業中，沒有朋友是不行的啊……是啊，你瞧，我和部長把問題處理得很好，很快。但是這裏批示的並不是部長，而是總管理處。部長給總管理處處長打了電話，於是我就在那裏接

上了頭。我到了總管理處，乾脆說吧，真轉了好些圈子。處長還沒有來，可是我碰見了一個女祕書。這個女祕書，乾脆說吧，不是個女人，簡直是個魔鬼。我坐着，等着。我看見處長在我跟前大模大樣地走過去了，我就跟在他後面。「公民，請您等一等。」我只好等着。電話不斷地麻煩着女祕書。處長明明在辦公室裏坐着，她却向所有的人回答說，處長還沒有來……這簡直是在睜着眼睛說瞎話。這時候我可忍不下去了，我很客氣地推開了女祕書，走進辦公室……在那裏我跟他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執，總算得到了批示。」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沉重地喘出口氣來。「你知道他向我說什麼？他說：對於建設發電站的事情，所有的集體農莊好像事前商量好了一樣，一個跟着一個來了。我向他說：並不是事前商量好了的，我們是按着計劃進行建設的……我在那裏住了些時候，在總管理處也交了些朋友，但是無論是發電機、燈泡、電線、地下線以及絕緣體，還是都不能弄到手。」

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因爲倉庫是分散的。總管理處在莫斯科，而各種電氣器材，乾脆說吧，却需要到日道米爾、基輔、里加、列寧格勒去領，可是我沒有分身法呀。幸而我還能夠跑了一趟烏拉爾。』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憂傷地微笑了。「這正像一個歌裏所唱的那樣：『命令下來了：他向西方，她呢，却向另一個方向……』」

『只有再到另一個方向去了，』謝爾格依看着訂貨單說。

『就是飛向天涯海角，我都準備好了！』謝爾格依，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的會面嗎？那時候我就說過，和你在一起我們可以勇敢地……』

『不過你所希望的不是在這個辦公室裏見到我吧？』謝爾格依頑皮地微笑說。

『哎，那時候我所希望的已成過去了。』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向前移了下椅子。『主要的是我們一起來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業……是的，這才是問題的本質。我可以明天就動身到這些城市去，並且保證把所有裝備都運來，只是，乾脆說吧，我需要帶幾磅——我就指出名稱來吧——奶油……謝爾格依，你給牛奶廠開個條子吧，叫那裏立刻照辦……』

『你要奶油做什麼呢？』

『這是個天真的問題。』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惶惑地微笑了。『電氣裝備將會更快地動起來呢。』

謝爾格依站起來。

『難道沒有奶油就不行嗎？』

『行是行的，但是……但是需要加快地動呀。』

『加快？這樣加快，就是個混蛋也能辦得到。』謝爾格依又坐在桌旁。『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同志，問題是這樣：你答應過要忠誠地工作——你要堅持下去！當然什麼奶油你也領不到手，但是明天就得動身。給你一個月的期限。要在三十天以內把所有的裝備運到烏斯齊——涅文斯卡亞，你能辦到嗎？』

『那就是說，什麼也沒有嗎？』

『是的！』

『這樣將困難些，但我試一試看吧。加快恐怕辦不到……』

魯布錯夫——葉木尼茨基親切地告別後，走了出去。

「真是一個奇怪的人，」謝爾格依想。「說的什麼話？「帶幾磅」……「開個條子」……「立刻照辦」……鬼才知道，這是什麼話！」

菲道爾拄着很粗的梨木手杖，稍微有些蹣跚着走進了屋子。他帶着自尊的神氣默默地把手伸給謝爾格依，用一種不加隱飾的譏笑說道：

「謝爾格依，你這樣快就把接待室完全佈置好了。沙發、圓桌、鮮花，樣樣都有，桌子上放着報紙——這些，真像一個什麼部一樣……難道這些也是你在前線上學會的嗎？」

「可是又有什麼不好呢？」

「人們聚集到這裏來，像到法庭來一樣。我費了好大勁才擠到你的辦公室裏。」

「這就是說，每個人找我都有事情，因此他們才來，」謝爾格依微笑地說。「在這一方面，我看不出有一點不好的地方，倒相反……」

「你沒有看見嗎？」菲道爾打斷他的話，掏出盒紙烟請謝爾格依吸。「你沒有看見，我却看見了……像你這樣把人們慣得爲了一點小事就都跑來告狀，那你哪裏還有時間工作……在這裏，在執行委員會附近，告狀的都聚成鬧市了。」

「這沒有什麼可怕的。」

……菲道爾是不久以前才由基斯洛沃得斯克回來的。經過一個月的休養，老人雖然恢復了健康，但總還是鬱鬱不樂，老在埋怨右腿疼，說離開手杖就走不了路。他請求派他較輕的、不用到處跑腿的工作。人們建議叫他去當本區的麵粉廠經理，他同意了。他接管了村外靠近古班河的水

磨，已經有好多天沒到區執行委員會來了。

阿勒塔麻紹夫聽說菲道爾回來了，有天晚上就坐着馬車，發腫的臉上帶着氣呼呼的神色來了。趕車的把兩個上面縫着麻袋片的筐子拿到堂屋裏，阿勒塔麻紹夫走進屋子去。菲道爾用含着敬意的微笑迎接着他，請他坐在桌旁喝茶。阿勒塔麻紹夫坐下來，不吃東西也不喝茶，開始抱怨起謝爾格依。

『你這有什麼可驚奇的呢？誰都知道俗語說，『新掃帚掃的更乾淨些』，』菲道爾訕笑着說。『而這又是一把什麼樣的掃帚啊？但是，阿勒塔麻紹夫，你不要看他滿胸脯的獎章，還有金星獎章。我對人不是按着獎章來判斷的……他究竟怎樣領導全區，現在還不知道……太性急了，太性急了……還想馬上就搞電氣呢……』

『這我也明白，』阿勒塔麻紹夫激動着。『可是，菲道爾同志，他竟然把我撤了職！』

『怎麼能就這樣把你撤了職呢？他把全體會議扔到哪裏去了呢？是誰允許他破壞集體農莊法律的？』菲道爾站起來，在屋裏來回踱着。『真厲害！不過，沒有關係，阿勒塔麻紹夫，對付各種獨斷獨行的人，我們是有法律的……』

『法律有什麼用呢？這個時候你說讓我怎麼辦，他已經停止了我的工作，並且派下了監察員……』

『徹查嗎？』

『他父親就是監察委員會的主席，』阿勒塔麻紹夫繼續說。『現在就正在清查庫房……他還到機器拖拉機站主任那裏去過。給了他一頓申斥，命令把乳牛交還，並且還威脅着……哎，你讓我我』

怎麼辦好呢？」

「你回家去吧，我自己去跟他說，」菲道爾陰鬱地說。「我也和康得拉捷也夫商量一下……」就是爲了這個，菲道爾才來找謝爾格依。他站在窗戶跟前，考慮着怎樣來開始這個不愉快的談話。他用手杖咚咚地敲着地板，走向謝爾格依。

「哎，菲道爾同志，」謝爾格依說，「請您告訴我，你們麵粉廠那裏怎麼樣？忙嗎？」

「現在使我關心的倒不是麵粉廠，」菲道爾說，沒有看謝爾格依。「你和烏斯齊——涅文斯卡亞的機器拖拉機站主任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

「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。我告訴他，叫他把從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乳牛場那裏拉去的乳牛送回去，——就是這麼回事。」

「啊，是這麼回事呀，可是你親眼看到這頭牛了嗎？」

「爲什麼我要親眼看見牠呢？」

「這怎麼能算得上一頭乳牛呢？那是個牛犢子，不是拉去的，是買的……」

「沒化錢買的嗎？沒有這樣買東西的。」——謝爾格依想了想。「政府已經有決定，這是應當執行的。」

「好吧，就算是這樣吧。」菲道爾取下了無簷帽，用手摸了摸剪齊了的頭髮。「可是誰允許你侮辱機器拖拉機站的主任，區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之一，並且還威脅他，要把他撤職？」

「我沒有侮辱他，」謝爾格依堅定地說。「但是爲了事業的利益，應當把他撤職……」

「你已經把最好的集體農莊主席阿勒塔麻紹夫撤職了……這也是爲了事業的利益嗎？」

『是的，我是把他撤職了，還要把他從黨內趕出去呢，』謝爾格依總是聲音不很大地、盡量平靜地回答着。

『看你多麼勇敢啊！』菲道爾惡意地訕笑着。『但是不要忘掉，不是你能把他開除黨籍的……還是不要專橫吧，這不是在你的坦克連裏！我是執行委員會委員，是區委會執行委員，你不要在這裏橫行霸道吧！』

謝爾格依想說些什麼，他皺起眉頭，站了起來，但是菲道爾沒有聽他的話。他用手杖觸點着地板走出去了，連門都沒有隨手帶上。

門口出現了兩位客人。一位身材短粗，戴着灰色的古班式帽子，穿着氈斗篷，精神煥發的、快樂的臉上留着漂亮的淡黃色的小鬍子。另一位是個瘦削的老人，鬍鬚灰白，穿着一件長上衣，外面罩着一件舊的短皮襖，底下穿着呢褲子和皮靴。這是安得立揚諾夫——魯得尼高夫斯卡亞村蘇維埃的主席。謝爾格依是在一天夜裏路過魯得尼高夫斯卡亞村的時候和他相識的。穿着氈斗篷的那個客人，謝爾格依並不認識，他好奇地看着他那絨蓬蓬的鬍鬚、發亮的不安的眼睛和那穿着山地居民服裝的軍人的健壯身軀。

『請坐，』謝爾格依指着椅子說。

『謝謝。我們一路都坐在馬鞍子上，』穿氈斗篷的人愉快地回答着。『請我們坐，我們當然要坐下，但還是先認識一下吧。我們是魯得尼高夫斯卡亞人，像山鷹一樣，住在山裏。我是村黨組織的書記，姓拉機昂諾夫。』他用力地握了謝爾格依的手。『這位是安得立揚諾夫，是我們村的首腦。』